

欽定
熱河志

欽定熱河志卷四十五

圍場一

國家德威遐播，疆索恢宏，木蘭千里，泉甘壤沃，界以崖嶺，亘以周絡。我聖祖仁皇帝因藩部敬獻牧場，肇開靈囿，歲行秋獮。皇上式遵前典，每以八月行圍上塞，六飛于邁，雲合景從，名王左右，躬屬橐鞬，以效馳驅，將忱悃習勞宣愷，意莫隆焉。夫《易》表三驅，《禮》重四畋，雖在盛明，不忘肄武。若今日中外一家，懷柔震疊，獻禽表貉，大小從公，古未有也。謹詳考規制，恭錄綸言御製於簡端，而以宴賞勞還群藩上壽諸典，依次編載，具列于篇。志圍場第五。

聖祖諭旨

康熙六十一年九月，諭議政大臣等曰：「從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圍勞苦軍士條奏者，不知國家承平雖久，豈可遂忘武備。前噶爾丹攻破喀爾喀，並侵擾我內地扎薩克至烏蘭布通，朕親統大兵征討，噶爾丹敗走，後又侵犯克魯倫，朕統兵三路並進，至昭莫多剿滅之。今策妄阿喇布坦無端侵犯喀密地方，朕徵發阿爾泰及巴爾庫爾兩路兵進剿，策妄阿喇布坦聞之心膽俱碎，乃遣策零敦多卜等，潛往西藏劫掠毀壞寺廟，土伯特地方已被殘蠹。朕又遣大兵前往擊敗策零敦多卜等，復取西藏，救土伯特於水火之中。我兵直抵西藏，立功絕域，此皆因朕平時不忘武備，勤於訓練之所致也。若聽信從前條奏之言，憚於勞苦，不加訓練，又何

能遠至萬里之外而滅敗〔二〕立功乎？爾等諸臣咸宜知之！」

皇上諭旨

乾隆六年，上舉行秋獮之典，將以七月啟行。先是二月，御史叢洞奏：『皇上念切武備，巡幸行圍，誠安不忘危之至意。第恐侍從以狩獮為樂，臣工或以違遠天顏，漸生怠安，所關匪細。方今紀綱整肅，營務罔弛，伏祈暫息行圍，以頤養天和。』奏入。上諭曰：『古者春蒐夏苗，秋獮冬狩，皆因田獮以講武事。我朝武備超越前代，當皇祖時，屢次出師，所向無敵，皆因〔三〕平日訓肄嫻熟，是以有勇知方，人思敵愾。若平時將狩獮之事廢而不講，則滿洲兵弁習於宴安，騎射漸至生疏矣。皇祖每年出口行圍，於軍伍最為有益，而紀綱整飭，政事悉舉，原與在京無異。至巡行口外，按歷蒙古諸藩，加之恩意，因以寓懷遠之略，所關甚鉅。皇考因兩路出兵，現有徵發，是以暫停圍獮。若在撤兵之後，亦必舉行。况今升平日久，弓馬漸不如前，人情狃於安逸，亦不可不加振厲。朕之降旨行圍，所以遵循祖制，整飭戎兵，懷柔屬國，非馳騁畋遊〔四〕之謂。至啟行時，朕尚欲另降諭旨，加恩賞賚，令其從容行走，亦不至苦累兵弁。朕性耽經史，至今手不釋卷，游逸二字，時加警省。若使逸樂是娛，則在禁中縱所欲為，罔恤國事，何所不可，豈必行圍遠出耶？朕廣開言路，叢洞胸有所見，即亦陳奏，意亦可嘉，但識見未廣，將此曉諭知之！』

三月，諭直隸總督孫嘉淦曰：『國家武備不可廢弛，朕於本年秋月出口行圍，原以訓練

兵丁，仿古獮狩之禮。昔我皇祖每歲舉行，所經由道路及一切事宜，俱有章程，朕今歲踵行，悉遵舊制。但恐歷年已久，地方官員或借端派累，隨從之人或有恣意需索及強買物件、不按時價者，著總督孫嘉淦不時查參，毋得容隱！

九月，諭諸王大臣等曰：「朕行圍回京之後，恭讀太宗皇帝實錄，內載：「昔太祖時，我等聞明日出獮，即豫為調鷹蹴毬，若不令往，泣請隨行。今之子弟，惟務出外遊行，閑居戲樂。在昔時無論長幼，爭相奮勵，皆以行兵出獮為喜。爾時僕從甚少，各牧馬披鞍，析薪自爨，如此艱苦，尚各為主效力。國勢日隆，非由此勞瘁而致乎？今子弟遇行兵出獮，或言妻子有疾、或以家事為辭者多矣，不思勇往奮發，而惟耽戀室家，偷安習玩，國勢能無衰乎！」此等流弊，有關於滿洲風氣，是以蒙太宗皇帝諄切訓諭。朕此次行圍，諸王大臣中竟有耽戀室家托故不願隨往者。朕已為姑容，亦不明指其人。夫行圍出獮，既以操演技藝，練習勞苦，尤足以奮發人之志氣，乃滿洲等應行勇往之事。若惟事偷安，不知愧耻，則積習相沿，實於國勢之降替甚有關係。嗣後倘有不知悛改，仍蹈前轍者，朕斷不輕為寬宥。可遍行傳諭諸王大臣及官兵等知之！」

謹按：行圍講武所以習勞軍士，綏馭群藩，實我聖朝萬年家法。伏讀聖祖成訓，我皇上明諭，合揆同符，蓋行健勵勤、即以持盈保泰，懲文恬武嬉之失，為久安長治之圖。嗣是虜公疊奏，實賴八旗勁旅，敵愾同仇，所以訓厲戎行者，義深遠矣。

國全場圖



圍場規制

國語謂哨鹿曰『木蘭』，圍場為哨鹿所，故以得名。地在蒙古各部落中。周一千三百餘里，南北二百餘里，東西三百餘里。東北為翁牛特界，東及東南為喀喇沁界，北為克西克騰界，西北為察哈爾正藍旗界，西及西南為察哈爾正藍、鑲白二旗界，南為熱河廳界。圍場外：北為巴林，東為土默特，西為西四旗察哈爾，南則入圍場之路也。圍場四面立界曰柳條邊。自波羅河屯入圍場有二道，東道由崖口入，即石片子也；西道由濟爾哈朗圖入。每歲行圍俱出入崖口。乾隆二十四年建行宮于濟爾哈朗圖，于是車駕行圍由崖口入，則回鑾由濟爾哈朗圖；若由濟爾哈朗圖入，則回鑾由崖口，遂以為例云。

聖祖御製詩

六十一年秋出哨

四集

歲歲經行處，山川照舊時。峰巒不改色，鬢髮已如絲。勝地清涼適，衰年水土宜。非因耽逸豫，實借憩神思。隔嶺疑圍闊，聞聲呼鹿隨。歸營常早歇，撫景自堪怡。行伍原齊備，屏藩任指麾。薄來厚往義，遠近普恩施。

御製詩

入崖口

辛未

朝家重習武，靈囿成自天。匪今而斯今，祖制垂奕年。巉岩圍疊嶂，崖口為之關。壁立衆山

斷，伊遜奔赴川。秋獮常經過，每為遲吟轎。雙峰開霽烟，一水流潺湲。翠葉復黃葩，高低入影妍。去年巡洛伊，伊亦有崖口。三塗及七谷，較此夫何有。一得考功詩，贊鄉傳至茲。我為是崖嘆，表章將待誰。

於木蘭作

天文漏分野，地志闕開縣。博覽《山海經》，荒略一二見。上林牟內地，木蘭闢塞甸。中外久一家，敬奉金甌奠。

單于讓牧場，朝家置靈囿。深戒武備弛，於焉習獮狩。崇岡既壇曼，叢樾亦美茂。以故百物滋，取豐留尚富。

霜華霏漠宇，窪棱紺絳斑。蒙茸紫獺裳，八月披曉寒。呦鹿隨哨至，樂此誠忘餐。樂亦不可極，於古戒遊盤。

吳越近江巡，山水信清美。饒復藉人工，末足云觀止。隱現固有時，美善盡無比。獨待表章人，一為宣其理。

宣理理乃昧，紛然起毀譽。不及無名稱，故吾猶古初。劉羸今何有，守禦長城隅。長城更以外，時來習三驅。

綉璧琳琅標，樂動笙簧幽。眺聽欣不凡，發思凌清秋。青山生白雲，雲去山還留。寄此片時興，萬劫高峰頭。

觸緒偶即景，得句恒因心。申命鄒枚侶，染翰賡予吟。清詞出衆表，妙理入細斟。寧無不盡意，秘稿貽知音。

帳殿張雁塞，毳服蒙龍光。嘉賓式燕喜，乳酒湘黃洋。[五]。錫爵洽衆歡，湛露流霞觴。戒旨非所知六，古俗猶敦龐。

楓葉績疊峻，楊絲鎖曲隩。動靜無窮觀，知仁有餘樂。佳景四時宜，最宜乃金昊。曷其可久耽，言旋勤政要。

入崖口

壬申

伊遜九轉來遙源

伊遜一即蒙古語所謂九也。

崖口為東奔流湍。重重鎖鑰羅岌垣，壁立萬仞天風寒。地利一夫可

當關，太平時節誰泥丸。清秋按轡凌層巒，駕言大獮朝可汗。控弦騎士數逮千，發蹤指使遵虞官。約束匪嚴亦匪寬，要欲上下同和歡。詎惟從禽事遊盤，于時獵也有道存，聖人家法敬繼旃。

罷獵出崖口

罷獵出崖口，休茲藩部群。跼瞻仍戀戀，歸去各欣欣。山向南來暖，情留北望殷。豐碑讀前

作，去歲度崖口得詩，命樹碣崇岡上。緯武要經文。

入崖口作

癸酉

縈紝塞外赴山蹊，霧斂高峰秋色淒。仙境直攀千級磴，雄關誰藉一丸泥。噭榛石鼠如飛擲，

隱葉山禽不住啼。靈囿天成教習武，往來每為駐驄蹄。

出哨

納稼多完民氣和，往來廿日覺無何。詎貪朔塞連圍樂，且喜山村高廩多。閑卻鷹韁徐駿騎，馱來鹿角簇封駝。帷宮賦就權弢筆，近著《後哨鹿賦》，因間數日未咏。觸緒依然事一哦。

入崖口

乙亥

寒村野郭取次殫，山盪水厓入木蘭。兩峰排闔相闢闔，萬林開畫紛黃丹。伊遜之流來西北，橋上青驄催得得。駝裝車載各遵途，快獵非關歌《敕勒》。去秋未此吟鳴鞭，去秋由中關取道幸吉林，未入木蘭，故不經此。今歲秋光如昔年。鏡瀾俯看忽自笑，如何添許星星然。

出崖口作

崖口臨秋季，景光又一新。輜裝載三獲，村落見高囷。潦盡鳴寒瀨，林稀露衆皴。最憐石田熟，茅屋尚多貧。

入崖口

丙子

底須連網結周陸，獵壤神皋控廣輿。自有萬峰作郛郭，天然雙嶂是門閭。入來草木皆仙意，無礙山河只古初。懷遠習勞家法凜，詎因哨鹿每勤予。

入崖口

丁丑

九曲伊遜出峭崖，「伊遜」即蒙古語九曲也。是水發源木蘭中，凡九曲而出崖口，故云。嚴關秋色正清佳。行時閱武仍於是，舊部新藩率與

皆。緣棧疑從畫屏度，俯溪每聽綠琴譜。常年命駕非耽樂，仁祖鴻模慎永懷。

出崖口 戊寅

廿日木蘭事大蒐，惠遐示度禮粗修。罷圍才出峭崖口，遵路旋過野渡頭。漫戀友群歌悉率，恰欣場圃報登秋。山莊錫宴應聊駐，懷遠寧教愷澤稠。

入崖口 己卯

九曲伊遜讀作平聲，「伊遜」蒙古語九數也。水，雙尖崖口山。又將試秋獮，曾未改峰顏。習武朝家重，來王諸部閑。駝鈴過輜重，活畫翠巖間。

出哨

出哨過巖柴，山川頓爾殊。可耕地無隙，凡山頭崖口，墾闢率遍。有獲戶多愉。為去聲。喜食衣足，寧詢賦稅輸。

觀光殷父老，莫漫警前途。

入崖口 辛巳

九轉伊遜漲始消，吉驄攬轡渡溪橋。按程也欲輿情憊，習獵從來典制昭。紅點綠林蜀錦織，水淙石激塞琴調。巖葩盡是芬陀利，便爾香山未覺遙。香山亦有崖山，見宋之間詩。

出哨

壬午

出哨登平陸，行行見野莊。千山栖晚稼，一嶺隔秋霜。圍場內已降霜，伊遜谷口以外則無，蓋一嶺之隔也。穫只常年半，較猶內地強。釜炊賴少濟，慰不抵憂長。

鹿柴

鹿柴護周陔，虞人謹守諸。設聽雉免往，了識谷陵虛。木蘭各口例用木柵為限，猶不免竄竊，設竟如孟氏言圍果必將相爭滋事，久之芻蕘空而雉兔絕，又將何以為圃。盡信彼為阱，吾聞亦子輿。輞川又曾有，較此竟何如。

入崖口

癸未

崖口隔年入，獵場間_去聲。歲移依然九曲瀉，崖口蒙古名「伊遜」，「伊遜」者九曲也，是水凡九曲而出崖口，故有是名。越好萬峰披。小試平

原騎，每入崖口，就平川試行，國語謂之「阿達密」。無殊大獮規。行營遙在望，蔽野列旌旗。

於木蘭即事雜咏

獵所天開玉塞垠，年年秋令一來巡。若論七十里文囿，十倍過之不礙民。

奮武柔遐祖意深，習勞率衆勵予心。邇來頗益新歸附，執役輪年廁羽林。

迷離莎阪曉霜輕，寥廓秋空每放晴。宜獵固然且宜咏，好山處處有逢迎。

疊林極目渥如丹，初試毳衣迫曉寒。詎是靈臺舛節候，卻緣一嶺過興安。

白露為霜鹿有聲，哨來乂角面前呈。鮮肥恰供慈寧膳，勝百圍中射獲情。

秋空大野夕風吹，月色如霜萬帳披。牧馬歇駝聲盡好，少卿當日厭聞時。

文臣日日候和門，分鹿均教以次論。曰勢曰時可無此，想非徒作而從言。

點筆惟言意遇欣，雕蟲那復用心勤。便教獵祭窮工力，寧出相如賦所云。

出哨口，見村居秋成頗佳，詩以誌事

東進由西出，輪年景頓殊。柳條橫野限。

結柳條以為邊限，木蘭盛京圍場皆有之。

楓色隔峰無。火種山皆灌，霜收圃不

孤。行行接民舍，歷歷驗農劬。虎落一家聚，魚鱗薄賦輸。幸逢今歲耳，敢忘去年乎？縱見高困慰，還懷漏釜吁。何非庶民莫，豈曰事遊娛。

柳條邊

甲申

盛京柳條邊，木蘭建一致。彼乃亘界設，此惟據要置。所以限內外，事殊實同意。周遮禽獸山，匪牟耕桑地。麋鹿阱誠甚，雉兔往斯愧。孟子斥齊固曰為阱，稱文固曰同民，其辭皆已甚而害意。木蘭原有盜獸之罪，重亦不過發遣，豈有如殺人之罪之理。然誠使雉兔芻蕘者群往而不禁，則民將爭占相攻，久而難免芻蕘之患也。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。獵罷出崖口，柳條尚餘翠。守吏邊外迎，出柳條邊，則掃除皆地方有司董之，非圍場章京之事矣。孰不遵茲制。猶然上古風，示此結繩治。

出哨

出哨歷山田，納稼率已畢。町疃圍場間，崇墉積一律。往歲霜降早，晚蕎或致失。今歲霜降遲，收蕎倍堅實。隴蜀望全副，索陶葺廬室。不飢自鮮盜，村村樂寧謐。椎髻蓬頭輩，迎蹕里門出。爾我誠何修，幸茲遇豐吉。

入崖口

乙酉

九曲轉羊腸，伊遜之水由崖口出。「伊遜」蒙古語九數也。是河發源圍場中，凡九轉而至此，俗又謂之羊腸河。崖口實扼要。於天法漢橫，於地象河繞。孕育闢靈境，富有供獵校。詰戎具深意，祖武敢弗劭。是時正快霽，紫翠繪萬峭。舊藩及新附，執役咸如約。撫此益戒慎，詎曰斯尋樂。

出崖口

圍期減兩日，圍期率以廿日為度，茲欲速百里更偷程。向例東入西出，今歲仍由圖展衷懷切，兼紓慈念繫。武
旋熱河請安，故減兩圍。

謨良具藏，農物幸豐成。南望山莊近，仍馳進鹿併。以出哨遣額附福隆安先馳至

山莊問安，并進圍中所獲鹿。

出崖口 丙戌

獵返循流下，峰形九轉皴。伊遜水九轉而出崖口，水九轉則峰亦隨之。「伊遜」蒙古語謂九也。圍期仍致減，圍場歲以二十日為期，昨歲因皇太后駐蹕循例減。四圍云。懸念欲因申。邊限綠柳在，今歲秋暄異常，柳途登黃土新。邊以內皆草地，以外地方官始修路。沿觀深慰者，原復見

高困。熱河一帶夏雨稍缺，深廬秋成或減，茲圍場畢獲，沿村露積充盈，仍屬中豐景象，足慰殷懷也。

入崖口 丁亥

溯源九曲水，崖口蒙古名伊遜喀卜齊爾，「伊遜」者九數，「喀卜齊爾」者崖口，是地水凡九轉，因以得名。扼要兩崖山。地限神仙境，天開虎豹關。錦屏圍
匝匝，琴峽瀉潺湲。小獵宜新霽，是日登程逢陣雨，諸藩喜動顏。

入崖口 戊子

水抱山環歷幾重，獵場出便閱村農。塞田節令先一月，納稼全疑屆孟冬。
詰戎聊寓習威儀，往不遷延返不遲。急欲山莊申定省，近年每復減圍期。

入崖口 戊子

壁立幾千仞，縈回九曲流。笙竽吹謾籟，錦綉繪清秋。過峽得寬甸，小圍例試蒐。警〔七〕麅
一發中，進崖口日，例布小圍，適一麅逸至，親發矢殪之，因郵進皇太后以佐甘旨。馳進命官郵

入崖口 庚寅

崖口入圍場，川圍小試張。入崖口後，例于平川先試小圍，次日方于山中佈大圍。野流左復右，塞樹綠兼黃。見獵心猶喜，少年習未忘。然今知鄭重，弗亟驟龍驤。

出哨

出哨坐輿行，自京師啟行日乘馬，圍畢出哨乃乘輿。今歲有勸自啟行即以乘輿者，未從其請也。例然不欲更。棉披滿谷暖，玉積數峰晴。散遣北藩騎，評量秋讞情。每歲此際，乃閱秋審冊時，人命所系，不敢不審。圍場一再減，所獲尚豐盈。

入崖口

辛卯

河非亦九曲，是處河名伊遜，蒙古語九數也。自發源處九曲而出崖口。地險設雙崖。秋景依然好，小圍按例排。甫入木蘭境，例試平川小圍，次日乃大獵。馬調鷹足怯，鷹攫雉毛篋。十里壇廬近，拈吟正復佳。

出哨

哨裏今秋暖，峭寒出哨逢。化工具神運，慈愛有殊鍾。筑奏風鳴樾，畫張雪積峰。是日微雪。行宮原避冷，拈咏得從容。

入柳條邊

癸巳

盛京柳條邊，延袤數百里。木蘭柳條邊，長無半里耳。彼於平地此於山，每因谷口為植援。
事半功倍聊示禁，遮羅崇嶺原周千里如雄關。木蘭周千餘里，本喀爾沁、敖漢、翁牛特諸部地，康熙年間，其王公等以地進獻，遂為圍場，并非奪民之產。而近省流民至者不可不防其墾佔，每於邊界依谷口植柳為援，以示限制，而非申以厲禁，人自不敢潛越耕牧之法，誠盡善也。朝家習武有常例，非牟民產奪耕地。流來雁戶反侵佔，不可無

斯為限制。春柳青青秋柳黃，入邊咫尺即圍場。平原策馬小試獵，非關心喜應自強。

入崖口 甲午

柳條邊界植援墻，九曲伊遜讀作平聲。又溯之。排闥兩峰錦與綉，張屏四面畫兮詩。懸流水響平流寂，遠望山高近望卑。豈不常年熟經歷，一回到別一興思。

入崖口 乙未

源溯伊遜平聲那藉航，野橋度騎妥而康。雙峰畫意興詩思，八月今時即昔光。例試小圍平甸合，
用三四百人于平甸列小圍，國語謂之「阿達密」，每入崖口即行之。仍驅吉駿六鈞良。一麌一箭無多獲，
近崖口獸尚少，是日只射一箭，即中一麌。適接軍書便賜將。
駐行營後，適阿桂等奏至，現已合圍，勒烏團指日可克。既批答諭示，即以所射之麌分賜阿桂、豐昇額、明亮，俾均愷惠，且因初圍獲雋，為成功獲醜之兆。

出哨

此進還此出，人情率習常。伊瑪圖、卜克嶺皆可出哨，但由彼二處行則多一兩程，故人皆願仍由伊遜之路而出，遂亦從之。向南因漸暖，白露未為霜。九月尚遲穫，往歲出哨則收穫已畢，今年節遲，故尚有未穫完者。千村始築場。雨滋弗種麥，昨沾雨，而北地候寒，不可種秋麥，農家但翻犁為來歲之計耳。翻垡總農忙。

入崖口 丙申

伊水崖口纔五渡，伊遜崖口乃九回。伊遜水自源頭至此凡九曲，因得名，蒙古語謂九也。木蘭行圍率由入，壁立萬仞一線開。一夫當關萬夫退，年年秋獮慣往來。成功將士群扈蹕，金川險問「八」倍此哉。不翼而飛附而上，堅碉林立無弗摧。既喜既懼既憐憫，身異爾勞心實陪。

木蘭雜咏

丙申

修猶行秋令，憑輿避曉涼。

向至木蘭從無乘輿之事，近因余春秋已逾六十，數年來

臂雖病猶勉，心不息斯強。扈

此舊新部，

內扎薩克蒙古王公、台吉，及輪流入覲之土

爾扈特年班，回部伯克等，並扈從行圍。

非他左右王。孫曾慎聽聽，家法莫教忘。

習武將柔遠，未當廢以偏。往還期廿日，

自八月十六日啟鑾至九月初八日回蹕熱河，計遣侍聖母僅二十一日，然越數日即遣御前侍衛馳至山莊請安，并以親射之鹿麅等恭進。

溫清閣

高年。遞驛恒知豫，射生時進鮮。前茲原不覺，進〔九〕歲每情牽。

草淺獸肥候，非春合是秋。

當塗言豈當，

魏文帝《典論》謂「歲之暮春，和風扇物，弓燥手柔，草淺獸肥」云云，其言

非知獵者。蓋春草雖淺而獸不能肥，必待秋深草枯，無原平淺，方堪馳騁。

而獸亦至此時乃肥碩。

至于弓力尤須

風高始勁，若春多陰雨，弓安得燥乎。

司馬諫難由。射祇勝弓弱，馳非下阪修。

邇年因臂痛，不能挽強，而獸至猶

天

然景如繪，亦每有詩酬。

孔有其祁類，鹿麋麅射〔十〕麋。

儻儻紛上塞，颺颺鄙西京。直闌帳棚入，生搏僕役爭。獻禽

署閣部，翊褶果循名。

大學士于敏中於行帳中獲活鹿一以獻，因今年新賜以雙眼翎黃褶，故戲及之。

等城近咫尺，尖營及看圍城，俗皆謂之曉往便傳餐。

調鼎或親視，廚盤協衆歡。

每遇看城傳膳之日，親視調和湯飯，並盤列煮羊，賜御前大臣侍衛及扈

台吉等早餐，新部諸王、公、從行圍之舊藩、

數皆歡欣果腹。

因之悟飽煖，寧即忘飢寒。設曰大烹養，惟期戎索安。

玉塞秋行旅，徐家畫不如。

《石渠寶笈》有徐黃《關山行旅圖》。

林疏風拂葉，嶺峻騎牽輿。

肩輿上山，繫繩杆下，前分左右拽引，以減奉輿校尉之勞。

布帳開山市，牛車趁晚墟。入宵景更好，星野朗安居。

入崖口

己亥

仲秋入崖口，九曲溯雲源。又值行圍候，毋忘家法原。

兩年閑瞬息，小獵習橐鞬。

初入崖口，必先

親御橐鞬，遇麅鹿輒射之，以次日即有圍場，預為演習也。

試看南流水，動中不動存。

入崖口小獵作 辛丑

我昔伊水遊崖口，無過即景吟數首。木蘭行獵崖口經，習武家法惟敬承。以此較彼輕重擬，我意在此不在彼。去年大慶因罷圍，今歲依例秋獮舉。叶通閨林凋塞草黃，鷹眼疾馬蹄輕矣。駐營平甸試小獵，三麌連中衆忭喜。臂病兼之逾古稀，自揣不謂能如是！斯實宿學所致然，可以絜矩於萬理。

出鹿柴門

門經鹿柴總肩輿，向年出入鹿柴門率乘馬，自己亥始乘肩輿，而圍中仍騎射如常云。歲過古稀應是如。遵養因圖理幾政，自強寧祇在佃

漁。筐篚率已大娛衆，弓馬原仍未廢初。六十年來於此矣，余自十二歲恭隨皇祖木蘭行圍，自乾隆辛酉後敬承家法，歲以為常。閱今六十年矣。靜思

一瞬閱居諸。

木蘭雜咏

王寅

木蘭皇祖幸高年，繩武而今勵佛肩。設以憲書論甲子，亹然中更益悽然。

進圖〔十二〕崖口路從西，今歲迤西雨澤稽。以此林中鹿遊少，尋思豈為獲禽兮？

馬卿諫失詰戎訓，文帝馳忘馭朽篇。執兩由來在斟酌，用中亦欲達經權。

隨獵諸藩舊與新，有宜左右日相親。思量致此非容易，祖德勤承告後人。

出鹿柴門

西進今年向東出，伊遜平聲仍此渡溪河。往還廿日纔一霎，仲季今秋消幾多。自是龍沙為戶闔，